

生—命—呼—吸

当代散文
名家丛书

倒读与反写

蒋 蓝 / 著

所谓「倒读」，其实是「乱翻书」的另外一种说法。这样的阅读自然不可能系统而富有条理，但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常规逻辑难以发现的奇妙之处，其阅读会引起一种联想意义与落地价值；「反写」进一步凸显了不走寻常路的个人化言路，宛如铅字时代透过纸页的墨迹。

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
放血煮字的乔治·奥威尔
阳光照透苹果花
尖叫的曼陀罗
异物总有异样
生命的结核
异端的宿命史
大地的钥词

豹子的精神分析
舌头的文化分析
皇帝的新衣与安徒生的燕尾服
从掐脖子到锁喉术的“大跃进”
凡在林中的，未必是路
驴上沉思录
灵欲的出口
一只逆风而舞的牛虻

纸上建筑的不朽技术
作为他山之玉的字文所安
火焰叙事
词锋断片·雪亮的内部
词锋断片·缓慢的技艺
当窃钩者为王，以及裙摆托举者
纯粹的苦行
黑夜里的黑牛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东方出版社

生命呼吸·当代散文名家丛书

倒读与反写

蒋蓝 著

人民东方出版传媒

 东方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倒读与反写 / 蒋蓝 著. — 北京: 东方出版社, 2013.9

(生命呼吸·当代散文名家丛书)

ISBN 978-7-5060-6502-3

I. ①倒… II. ①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51346 号

倒读与反写

(DAODU YU FANXIE)

作 者: 蒋 蓝

策 划: 张 杰

责任编辑: 姬 利 王丽娜

特约编辑: 哈 曼

书籍设计: 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

出 版: 东方出版社

发 行: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

地 址: 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: 1007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版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6000 册

开 本: 710 毫米 × 1000 毫米 1/16

印 张: 15.5

字 数: 210 千字

书 号: ISBN 978-7-5060-6502-3

定 价: 39.80 元

发行电话: (010)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

版权所有, 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拨打电话: (010) 65210012

目 录

买旧书的境遇（代序）__ 001

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 __ 005

放血煮字的乔治·奥威尔 __ 012

阳光照透苹果花 __ 023

尖叫的曼陀罗 __ 034

异物总有异样 __ 037

生命的结核 __ 041

异端的宿命史 __ 052

大地的钥词 __ 059

豹子的精神分析 __ 066

舌头的文化分析 __ 090

皇帝的新衣与安徒生的燕尾服 __ 099

从掐脖子到锁喉术的“大跃进” __ 107

凡在林中的，未必是路 __ 117

驴上沉思录 __ 123

灵欲的出口	__ 127
一只逆风而舞的牛虻	__ 132
纸上建筑的不朽技术	__ 137
作为他山之玉的宇文所安	__ 142
火焰叙事	__ 149
词锋断片·雪亮的内部	__ 174
词锋断片·缓慢的技艺	__ 193
当窃钩者为王，以及裙摆托举者	__ 214
纯粹的苦行	__ 223
黑夜里的黑牛	__ 226
一个随笔主义者的世界观（代后记）	__ 230

买旧书的境遇（代序）

我一直有收购旧书的习惯。我不高雅，不是收藏市场上那种待价而沽的明清版或面目可疑的雕版书，买书人期望时来运转赚上一把。我指的旧书乃是持有人或读过或装潢门面之后，扔进废品收购站的书。我甚至不太去正规的旧书店，我认识一些“破烂王”，常去他们的垃圾堆淘书。

现在的生意人鬼得很。几毛钱一斤收进的书，卖给我一本也要几十倍的价钱，这就是经济。但这总比离谱的新书价格低得多，时间一长，也节约了不少银子。

大约是在6年前的一个黄昏，我驾车路过一个小镇，一眼瞥见一个收购站高耸的夸张招牌，不仔细看还以为是宾馆呢。我决定去看看。老板从一大堆纸壳和苍蝇飞舞的塑料桶后钻出来，原来里面还有一张床。他问明来意，立即拖出一个烂口袋，哗哗地倒出一摊书，说只有这些了。我一看就怔住了，这是些什么书呀！陈映真主编的煌煌63册由台湾远景出版事业公司出版的《诺贝尔文学奖全集》、尼采的《苏鲁支语录》、全套黑格尔的《美学》《逻辑学》、亚里士多德的《形而上学》、休谟的《人性论》以及《李嘉图选集》等几十种，大都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汉译名著”系列。其中有些书我也买过读过。再翻翻书页，见到很多批注与钢笔勾画的线条。我问老板要多少钱，他举起手，伸出4根粗大的指头。

“4000？”

“400 块！”

我给了他 450 块，他很惊喜。看得出，这是个雏儿。

我把书放到汽车行李箱，慢慢行驶回家。心思一直盘踞在这堆书上，我走得很慢。买这类书而且认真读过的人，是不会卖书的，更不会当废纸卖掉。因为这样做，就等于让剑客交出利刃，作废铁处理。一个真正的剑手，即使要他的命，也不会交出兵刃的。也许，书的主人出国了，已经不需要这些东西了。也许，书的主人亡故，家人觉得这些书太占地方，一并清除了事。读这种书的人一定是个男人。也许他的婆娘是个赌棍，怕“书”，必须避瘟神。也许……

在这个势利的年月，严肃文学、哲学乃至一些形而上的学科，好像走到了各自的尽头。它们就像登山者遗留在高地上的几面旗帜，还在那里忘情地迎风招展，指点攀登者的路途。可事实是，在既没有登山者也没有观众的群峰之间，那些攀援者曾经留下的心血乃至生命，那些被景仰被欢呼、涤荡着灵魂的身影和足迹，不但被记忆所覆盖，也被时光与风雨冲刷得不露一丝热气和痕迹了！物质的诱惑，像汪洋恣肆的水流，浮载起一切愿意或者拒绝的人们，漂荡而去。发展就是生产力，经济就成为诺亚方舟！

我想，最大可能性，在于书的主人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因为一直把形而上与形而下摆错了位置，现在正本清源，放弃这些纸上谈兵的理论，到大市场中去寻找真理。孔夫子说：“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”现在，“器”就像生产钞票的机器一样，以至尊的地位，成为了太上皇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读书可以让人明白世事，读书同样可以使人由清醒到糊涂，或者由无知到更无知。与其读书读得傻不唧唧的，不如不读书！

这样一想，买书时高兴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了。好比你捡到一个皮包，质地优良、做工精致。别人告诉你，皮包是一个艾滋病患者的，死了，就扔了。

我有约 2 万册藏书，一直勤奋地阅读，拼命地写作。我想过没有，读的书与思考的问题，会不会是一些谬种发芽壮大起来，煽动大脑风暴，

让我以偏见来洞察这个世界呢？有心栽花花不发、无心插柳柳成荫的事很多！以至于不少真诚的奋斗者，在严肃对待命运时，是正打不着、歪打也不着！最后老啦，只好泡在酒缸里，发着既怨天也怨地而唯独不怨自己的牢骚，甚至对因此造成的物质损失捶胸顿足！那些往日殚精竭虑的努力，不过成为了眼眸中飞逝而去的惊鸿……

命运是残酷的。在经济汹涌的年月，对一个人最大的考验不是聪明，而是毅力！诗人里尔克说过：“有何胜利可言，挺住就意味着一切。”在伸手不见五指的时候，在摸着石头过河而置身于摸不到石头的深水区的时侯，也只好念念有词了。

学术乃天下之公器。形而上之学是薪火相传的事业。薪尽火传的过程，的确缺乏扬厉生命的喷张呐喊，缺乏雷电交加的淋漓风暴。它是绵长的、无声的、悲壮的、义无反顾的河流。它延伸的过程是从无数大脑沟回中发育起来的，在血的耻辱和胜利的摇篮里成长的。把自己视作它延续的成分，然后让它把一己的汁水吸收燃尽，一个人成为了它蜿蜒前行的肢体。之所以可以坦然交付自己，是在于自由的人却恰恰无条件地愿意相信！这是一条火的河流，就如同哲赫忍耶的教徒穿上了上一代的血衣；就如同释迦牟尼将衣钵授之于伽叶；就如同天父让基督肩负传道使命！心火催燃的火炬，从一双手骨传递到另一双手骨，那些焚膏继晷、前仆后继的精神，以“虽千万人，吾往矣”的大无畏气概，谱写出人类精神生生不息的夜歌。

但更为铁硬的事实是，无论是歇斯底里的鼓吹或者深入骨髓的批判，对失聪的时局而言，多半不会因此有丝毫的改变！也因此凸显出一个清晰的流程：即形而上的精神之火在被强权彻底无视的一贯情形下，仍然让这一流程伸延过自己身体的人，从来就是不惮于无声地消泯自己的。公允地讲，我甚至不如这个卖掉藏书的人。能够将形而上之书弃之如敝屣，这一潇洒的举动中蕴涵着很多悲壮的成分。人在清醒地做着一件被理智视为“不义”的事情时，他就必须具备超越一切压力的至尊信仰，支撑自己在尚未倒地时干完这件顺乎精神资源的事。从事“薪传”的人，首先应该

是一个被鲁迅先生称之为的“精神界战士”！在力竭之即甘心情愿放弃自己而让血性负载精神流过，这样的举动，无异于壮士割腕，无异于断臂求悟，无异于舍生取义式的真正解放！放弃者已经没有任何遗憾可言了，因为他圆美了使命。既然如此，说不定在一个无梦醒来的早晨，我一下彻悟了，是否要把我的藏书通通拉进废品站呢？这是一个冷汗与热汗交替而下的时刻！这是我的解脱与流变，这是我的遁词！冷静地回想一番，就必须承认，我的成长跟葆有的恒定精神却有着盟血的关系！抢先撕毁盟约的，总是韧性薄脆的人，而不是精神。与其说是我们捍卫着原道，不如承认是精神撑硬了我的脊柱。但是，堡垒一定是首先从内部攻破的，这一价值判断已经成为铁律。这一大限的时令，像无声的猛兽，注定将逼近我日趋脆弱的理智与更为沉默的光荣吗？……

我突然想到了书的主人在书页间用钢笔画出的那些线条。日后，我的目光将像犁铧一样从他的痕迹上犁过去。他为什么要在一个或平淡或偏执的观点上停留或者逃逸？那些辐射万端的歧路淹没了终极意义的去向，他是他自己的终结者？他停伫在大师们的锋刃之上，是彻底剖开了自己？还是从锋刃上展翅飞去？

这些思绪，如同某个神秘的交接仪式，使我无声地受孕于一瞬……也许是车内的高温吧，我觉得浑身灼热，心情安静而怪异，一种坚硬的东西横亘在胃囊里，拒绝被消化。在晚霞燃尽时分，我进入华灯初上的市区！

……

收入这本《倒读与反写》中的不少篇章，读的第一手材料，往往来自我收购的旧书。自然了，也有以上这一次不期而遇的收获。买旧书是一种艳遇，我的读书笔记是否也暗含这样的境遇呢？我想，肯定会有——那不是文学、哲学出了问题，乃是很多人处境的一种反应。

蒋蓝

2012年9月8日在峨眉山

鲁迅的黑暗与博尔赫斯的黑暗

来自黑色物质的光，总是以持续冷彻的照耀，进入我感觉的暗区。泪水最丰沛的时候，就是眼睛最能够发现黑暗的时候。一片黑色的风景翩然而至，世界的原色呈露无余。这是最能够击溃一切颜色的喧嚣，刻骨的黑，以硫酸的质地而流淌，就是存在的本色。而这个时刻，顾城却叫嚷着用黑色的眼睛寻找光明，他的格言诗歌其实是阻止了一代人对黑暗的彻底进入的。手电筒既不能洞悉历史，更无法打穿黑暗，它至多只有舞台上聚光灯的效应。诗人和知识分子只好退回到阳光与黑暗交错的灰色地带，昂扬地走起了文化的猫步。

现在，大地上都是猫步飘摇的身影。影子不同于别的事物，没有光亮就仿佛不存在，影子是灰暗的，然而，影子之于光，大概就类似于钱财与贞节的关系。在追求与拒斥的悖论里，光表面上就是影子的生命，影子无法申辩，它一开口光就立即遁去。沉默的影子也因此成为光明和黑暗的混成体；在光亮下，影子又显示出黑暗的铁血本质。

这个地带，是御风与御用交相辉映的区域，是时间的零度和思想的零度。罗兰·巴特划出了冷硬的墨线，使得邯郸学步者不敢越雷池一步。当黑色的太阳撑开它午夜的丝缕时，我就清楚地看见，写作的零度是建立在黑暗向度上的，在它的深处，矗立着两座黑色建筑，一座是鲁迅的铁屋子，

一座是博尔赫斯的迷宫。的确，只有他们才配居住在黑暗的纯光当中，成为我的文学世界的唯一风景。

余华说：“在我看来，博尔赫斯和中国的鲁迅是我们文学里思维清晰和思维敏捷的象征，前者犹如山脉隆出地表，后者则像是黑暗陷入了进去，这两个人都指出了思维的一目了然，同时也展示了思维存在的两个不同方式。一个是文学里令人战栗的白昼，另一个是文学里使人不安的夜晚；前者是战士，后者是梦想家。”（见《博尔赫斯的现实》）可是，这个界定是不太完备也不甚准确的。可能再没有什么人，能够比他们更多地书写过黑暗，让人感到黑暗才是他们生生不息的给养，甚至，黑暗就是他们的全部所在。

鲁迅的世界是一个拒绝窗子的铁屋子，暗无天日，回避了时间和美色与蛇腰的巡视，只有历史的黑影与权力的身形在门前覬覦。房子的下面却是一个深广的空洞。偶尔，从门缝里漏进来的消息都显得轻飘，完全不能超出他的估计，都必须臣服于至尊的黑暗之足下。什么东西放进去都沉默了，包括他一度想照亮黑暗的念头。“风雨如磐暗故园”，“故里寒云恶，炎天凛夜长”，“如磐夜气压重楼”，“万家墨面没蒿莱”，这是何等凝重、悲苦的感觉！置身在黑暗里，有的人习惯了、麻木了，甚或融入其中，把固有的黑暗与环境进行完美的对接。这既不是与环境结盟，也不是被环境同化，更非彼此的异形；黑暗的脉管，其实与血是一脉相承的。鲁迅说：“我常常觉得惟有‘黑暗与虚无’乃是实有，偏要向这些绝望作战，所以有许多偏激的声音。”（1925年3月18日致许广平的信）这固然是他的战斗宣言，但这里高频率出现的“黑暗”却容易引起误读。

按照词典的解释，黑暗是与白炽相对，不与光明相向。黑暗是物体完全吸收日光所呈现的颜色。即是说，黑暗是事物的“未明”状态，是尚未被命名的事物总称。单纯的黑不是指缺少光明，而是一种收敛、储存的形态，成为一种与光相左的色调。而作为隐喻使用的黑暗，则是指向了专制下的哑灭与心死如灰。在鲁迅的世界里，两者的使用难以区别，就犹如我们无法将鲁迅厘定为单向度的人。

在同一年里，他又对许广平解释说：“我所说的话，常与所想的不同，至于何以如此，则我已在《呐喊》的序上说过：不愿将自己的思想，传染给别人。何以不愿，则因为我的思想太黑暗，而自己终不能确知是否正确之故。”（《鲁迅全集》第11卷79页）这就清楚表明了他的黑暗，很多尚处于“未明”状态。

他在《野草》里进一步承认：“我不过是一个影，要别你而沉没在黑暗里了。然而黑暗又会吞并我，然而光明又使我消失。”这就等于说：光、黑暗、影子，是三个性质不同的东西。

我逐渐感到，先生手里举着一张黑纸，他既不愿黑纸被黑暗吞没，使黑纸彻底脏化，又不愿意黑纸在强光下体现出依附的性质。他要让黑纸之镜彰显黑暗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要让黑纸具有比黑暗更为纯化的黑度。

这是先生选择的零度，是思想的零度，这是无计徘徊之际的“有计”。他“于天上看见深渊”，因为黑夜才需要光，因为浓墨就显示出了黑夜做假的水分，因为权力构成的黑暗才需要异端思想的纯黑予以朗照！置身其中，鲁迅的依靠是来自“黑色人”手里的复仇之刃。他与它互为照应，当它与刀合一时，黑暗的思想，就像一块混淆了生与死的黑铁，它自明，那些被黑色空气拉长的光与影，词与物，均是思想粗重的呼吸。

在《眉间尺》当中，在侠客成为真正的黑色人的时候，一个经过提炼之后的纯黑轮廓出现了：孤身一人要战胜强大的无物之阵，就必须消除自己的劣势，唯有使自己与黑暗的背景融为一体，使自己的行为、身份变得彻底隐秘，让无物之阵的强大，露出虚弱的死穴。当黑衣人无法以正常的秩序寻求公正时，那就只能寻求黑暗里的彰显的另外一种公正。所以，黑是反击力量的先决条件——只有黑到极处，才能坚硬如铁；唯有黑到发亮，才能刺杀黑暗。

日本学者丸尾常喜在《复仇与埋葬——关于鲁迅的〈铸剑〉》（见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》1995年第3期）里认为，眉间尺与黑色人关于复仇的那段对话，就使《铸剑》的表现主题上升到“思想剧”的高度。鲁迅于1924年9月24日在致李秉中的信里就表达了与黑色人同出一辙的思想：

“我很憎恶我自己，因为有若干人，或则愿我有钱，有名，有势，或则愿我陨灭，死亡，而我偏偏无钱无名无势，又不灭不亡，对于各方面，都无以报答盛意，年纪已经如此，恐将遂以如此终。我也常常想到自杀，也常想杀人。”这种黑到尽头的色素，唯有在既无须依靠外力，甚至也无须仰仗内力的情况下，让死与生，恩与仇，光明与黑暗，彻底打成一片。

1955年10月17日，博尔赫斯知道自己要出任阿根廷国立图书馆馆长，任命将于次日发布。当晚，他和母亲忐忑不安地来到漆黑的图书馆，母亲鼓动他进去逛一逛，巡视黑夜里知识的模样。博尔赫斯说：“不，还是不去吧，等我真能进去的时候再说。”终于，在他双眼全瞎时，80万册藏书在他黑色的天空渐次展开飞翔的呼啸。他承认，“上帝同时给了我书籍和黑夜，这可真是一个绝妙的讽刺。”失明像冷气一样慢慢降临了。黑暗使博尔赫斯重新命名写作。他意识到，暗夜里，那些更黑的文字开始放光，锋利的笔画如裁纸刀一般把黑打开。当他在黑暗、树林、楼阁、灯笼、巴比伦砖、中国音乐之间摸索着这些多米诺骨牌时，深渊般的迷宫已经宣告落成。他其实是害怕死神的，迷宫就是为了摆脱死神的追捕而建，但他置身于迷宫的那一刻起，他就是迷宫，他就是黑暗，死神已经落座，成为黑暗的心脏！

但是，博尔赫斯的黑暗除了瞎眼这个事实之外，还有一个构成，则是他想象的黑暗。正如纳博科夫所说，纳博科夫说过：“生活中存在我们所见到的一般现实，但那不是真正的现实。我们所应重视的，不应该是这样陈腐的现实，而应是那些非同一般的‘刻骨的现实’。”这个想象的黑暗真实世界，它叠加在眼眸的深渊之上，并修补了前者的信心，成为了博尔赫斯黑得发亮的特征。

博尔赫斯那段被称为经典的话句是——“在我之前很久，另一人在渐渐逝去的黄昏中／把这些书籍和黑暗视为自己的命运／迷失在曲折的回廊上／带着一种神圣而又莫名的恐惧／我意识到我就是那个人，那个死者，迈着一致的步伐，过着相同的日子，直至终结／世界先是变丑，然后熄灭。”

在黑暗里，在从黑暗里日益清晰化的迷宫当中，迷宫搅动了黑暗“无解”的布局，迷宫的永无休止的变异使得黑暗与之分离。迷宫就成为了黑夜里的一座进行着无穷变化的建筑。博尔赫斯曾发挥了他的迷宫观：说每读一次古画，那本画也在变化。还说，我们仿佛读到成画之日以来经过的所有岁月，也从中读到我们自己。这种使诗人能够“自明”迷宫观的亮点，鬼火一般变幻不定。为了进一步看清自己博弈黑暗的高空作业技术，博尔赫斯借助的光，正是老虎的黄金。他甚至莫名其妙地怀念“蓝色老虎”变成的石子，他需要那一道光，那一道戳穿梦境的锋线。这是他梦的零度。零度的老虎以暴跳的黄金掀起黑暗之舞。

比较起来，我还是更倾心鲁迅式的黑，但这更危险，因为他吞噬了太多的权力之黑，稍不留神，全力漫漶的黑暗就自足为一个可以跟主体分庭抗议的克隆——这个大限已经窄如刀锋。

诗人任洪渊的确是个暗时代的“光明使者”，他指出：“黑暗破了。生命痛楚得雪亮。筑声开放，玉兰花，一盅一盅斟满白色的韵，叮叮咚咚敲亮夜。眼睛窥不见的神秘，银灿灿的泄露。”（见《女娲的语言》）我们就该承认，博尔赫斯瞎得好灿烂；但鲁迅呢，却如无垠之水，黑得通透。

这就使我们发现，胡风先生以铁血诗句概括的鲁迅式的黑暗，就是要“割下我的头颅，抛掷过去，击破那肮脏的铁壁”的精神，这固然是鲁迅式黑暗的感情向度，但其黑暗的理性向度，总是那么暧昧，它浸在黑水里，却在积累比黑暗更黑的力量，并希望它在某个极点上转身，开始反光。

黑暗不可能在自身之内获得照耀，但黑暗之外的世界对黑暗却无能为力。

痛苦和黑暗不能为时代所理解，它就必然会异化，这是从理性主义走向当代哲学的一个关键的转折点，因为它使人明白，黑暗，尤其是人性的黑暗是不可逾越的。那么，以此来对抗权力的黑夜，就成为了自由思想胜利的可能。

当代学者陈家琪在黑与白的厮杀中，触及到了混沌似的本质，他在文

章里引述指出——

古典哲学家说：光线的奇迹就是思想的本质；现代哲学家说：光线的奇迹就是不思想，即为黑暗的本质。前者因光而得以认识，后者因光而发现了认识的局限。光线使人看到了光明，光明也使人看到了黑暗。光明有限，黑暗无限。有限在无限之中，无限因有限而呈现面前。但我们永远也照亮不了无限，那里有着一种空间意义下的永恒寂静。

从物质性质上说，黑夜是白天的惯性，而白天却不是黑夜的延伸。理性主义尤其是当下的实用主义已经把白天的经验当作了真理，比如说“摸着石头过河”，但在黑暗的广水中，这点摸索的努力就像手电企图跟黑暗做自由公平的贸易，它除了显示自己的幼稚和无知之外，一事无成。它甚至比愚公移山更糟糕。但是，愚公移山也是完全不成立的，就像回避了人性黑暗的有关乌托邦的畅想。

对黑夜人们自然可以无话可说，但对黑暗我们却一定要陈述。连通俗小说家劳伦斯也说出了刻骨的发现：“说也奇怪，精神生活，若不根植于怨恨和不可名状的无底的深渊里，好像便不会欣欣向荣似的。”真正的思想就是无休无止的挣扎，既是形而上的，也是形而下的。思想本就是暗生的植物，带着刺，甚至在被命名之上或之外，就存在并成长壮大。它的作用自然不是栋梁之材，它只是一片黑森林，从鬼影幢幢里凸显沉默的景色——这就是思想的作用。在某次不期然的相遇中，我发现在黑枝条上，那些缠绕的亮音，就像凝脂的分泌物，倒挂着痛，以鸟的轮廓，欲飞。

在欧阳江河《站在虚构这边》中，他企图通过《深度时间：透过倒置的望远镜》一文来打捞光明：“也许并不是难以看见，而是拒绝看见。透过倒置的望远镜，我们究竟能看到些什么？荷马瞎了，弥尔顿瞎了，博尔赫斯也瞎了。三个瞎了的诗人各自代表一种黑暗，荷马代表历史和英雄的黑暗，弥尔顿代表原罪的黑暗，博尔赫斯代表知识和想象的黑暗。三种黑暗加在一起就是时间的全部光亮……”这个结论很有意思，但是，作为中国语境的黑暗，如果没有“鲁迅式的黑暗”作为最深厚的灯座，光，是不可能轻易落座的。

我们进一步认定，以苏格拉底以降两千年的人类智慧，就是思想照亮黑暗的理性智慧，但尼采却发现了以感觉来反抗黑暗的智慧。既然光不能被光照亮，反过来说，光也不能使黑暗显形，黑暗就跟思想一样，自明是它获得命名的唯一方式。那么，我们是否进入到了一个让“黑暗自明”的智慧时代呢？这是思想在长期的集权压制下，不得不进行的自我保护。如果这种推断可以成立，我意识到这并不是智慧的喜悦，而是集权形态下思想的某种变本加厉的单向度进化。它抛弃了一切温柔敦厚的造像，只能以凌厉的对抗，来获得自明的筹码。在这种时候，思想的确是丑陋甚至狰狞的，它在从事针尖削铁的自救。

博尔赫斯在诗中说：“我不知道我会不会在下一个无限的黑暗循环中归来。”

鲁迅说却在“月光如水照缁衣”的背景里，把自己的影子收回到鞘中。

就像我擦燃一根防潮的黑头火柴。在那根本梗上，世界首先变丑，然后熄灭。

想到这里，我的确处于悲伤之中，但我逐渐感到黑暗的温暖，就像一片羽毛，飘落在我的脖颈……

2002年1月23日在冷雨乱飞的成都

2005年10月底修订

放血煮字的乔治·奥威尔

1949年6月8日，奥威尔的《一九八四》终于由塞克尔和沃尔伯格公司在伦敦出版，接着在1949年6月13日由哈科特·布雷斯公司于纽约出版，距今整整60年了。它的中文简体译本于谶语般的“一九八四”一年后1985年由花城出版社出版。《一九八四》这使得奥威尔的名声到达了顶峰。1950年1月21日他因肺病死于伦敦大学附属医院。2010年恰是他逝世60周年。回顾奥威尔短暂的一生，颠沛流离、疾病缠身、郁郁不得志，而且一直被视为“危险的异端”。而在一个异端成为思想者历史宿命的时代，他的说出与转身，恰恰揭示了异端的底牌：代表真相的形象和揭示权力的独特词句。

1944年，乔治·奥威尔的小说《动物庄园》被原本合作的出版商Gollancz拒绝，只好转投Faber and Faber出版社。时任出版社编辑的大诗人T.S.艾略特，不但对这部日后被誉为20世纪后半叶最好的政治讽刺小说不感兴趣，还写信称奥威尔的观点“大致归类为托派，且不具说服力”。

“主啊，请你不要让我尿床”

1984年初，为了纪念乔治·奥威尔的小说《一九八四》“盛逢其年”，